

司马相如之沾溉滇文人探考

孔德明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14)

摘要:传世典籍对蜀地发达纺织业的记载与滇地出土器物对大型纺织场面的显示,大大增强了《西京杂记》所记司马相如以“合纂组”、“列锦绣”作比,晓谕盛览作赋之法的合理性与可信度。再加之《滇略》“大抵本图经旧文”、“引据有征”,以及《史记》曾有对司马相如作桥于孙水的记载,张叔至若水从司马相如受经之事也是大体可信的。由此,司马相如于汉文化对滇云地区浸染过程中是有桥接之力的。

关键词:司马相如;沾溉;滇文人;西京杂记;滇略

中图分类号:I209.9;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2)04-0106-04

The Research on the Favor from Sima Xiangru to Dian Literati

KONG De-m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Kunming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214, China)

Abstract: Classical works of the record about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Sichuan and the expression of the large scenes about textile on the unearthed objects in Yunnan improve the rationality and credibility of the explicit instructions and rhapsodies compared with the record by Sima in his *The Notes of the Capital of Chang'an*. More records make the event that Zhang shu learned rhapsodies from Sima in Ruoshui credible with the records in *Dian Lue* and *Shih Chi*. Therefore, Sima played the important role to connect Han cultures with those in Yunnan.

Key words: Sima Xiangru; favor; Dian's literati; The Notes of the Capital of Chang'an; Dian Lue

司马相如对汉文化入滇是否有筌路蓝缕之功,对滇文人之沾溉是否属实,因史料的匮乏及现存史料的可信度问题而难以落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此问题无推测之空间,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对现有史料的探考去接近史实。

—

现存可证司马相如曾沾溉滇文士最有力的史料文献有二:一是《西京杂记》。其书卷二云:“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字长通,牂牁名士,常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1]二是谢肇淛《滇略》。其书卷五云:“司马相如元封二年以中郎将持节开越嶲,与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略定西夷,叩苻、冉駹、牂牁诸君长请为臣。相如至若水,牂牁张叔、盛览等皆往受学,文献于是乎始。”(谢肇淛《滇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书卷六又

云:“汉盛览字长通,叶榆人也。学于司马相如,所著有《赋心》四卷。尝问相如以作赋,相如答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言赋。同时有张叔者,天姿颖出,过目成诵。俗不知书,叔每疾之。思变其俗,元狩间闻相如至若水造梁,距叶榆二百余里。叔负笈往,从之受经,归以教乡人。”(谢肇淛《滇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后清人冯甦《滇考》卷下亦如是记载:“夫滇与闽粤皆开自汉武帝,其时盛览、张叔已从司马长卿学赋受经。后此若尹珍、许叔之文学,隗叔通之孝行,皆著名于益州。”(冯甦《滇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不知《滇考》所记盛览、张叔之事是本自《滇略》,还是另有所自。

关于《西京杂记》的作者,众说纷纭:或无名氏,或刘歆,或吴均,或萧贲等,曹道衡、刘跃进二先生的《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有较详之考辨^[2]⁴⁷²,此不赘述。因此书作者不详,故作时亦难定。刘跃进先生说:“既然曹魏时人已经引用《西京杂记》,则其成书年代不过曹魏。”^[2]⁴⁷⁶此说应大体可

收稿日期:2012-06-21

作者简介:孔德明(1972—),男,河南新县人,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唐前文学文献研究。

信。作者作时难定的《西京杂记》所记内容的可信度有多高呢?这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汉书·匡衡传》颜注云:“今有《西京杂记》者,其书浅俗,出于里巷,多有妄说。”^{[3]3331}不知颜师古所说“多有妄说”为何,所论《西京杂记》是否为现存之《西京杂记》,岂为同名异文乎?即使为里巷之语,亦“必有可观者焉”^{[3]1745}。《三辅黄图·汉宫》引录曰:“又《西京杂记》云: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桼、厕宝屏风、列宝帐,设于桂宫,时人谓为四宝宫。”^{[4]135}又《未央宫》条引《西京杂记》云:“温室以椒涂壁,被之文绣,香桂为柱,设火齐屏风,鸿羽帐,规地以鬲宾甗。”^{[4]154}“案《三辅黄图》的作者虽然未详,但是,曹魏时代的如淳、晋初的晋灼和梁代的刘昭均有引录,则最晚不过曹魏”^{[2]476}。曹魏时人撰《三辅黄图》时便引录了《西京杂记》,看来他们对此书所载内容的真实性是持肯定态度的。也就是说,《西京杂记》所记内容大致是可信的。

《滇略》为明谢肇淛所撰。《四库全书总目》称《滇略》“虽大抵本图经旧文,稍附益以新事,然肇淛浙本属文士,记诵亦颇博洽,故是书引据有征,叙述有法,较诸家地志体例,特为雅洁。薛承矩序称其上以搜杨终、常璩之所未及,下以补辛显怡、李京、杨慎、田汝成诸纪载之漏遗。杭世骏《道援堂集》有是书跋,亦谓其详远而略近,博观而约取,苍山洱水之墟,称善史焉”^[5]。由《滇略》“大抵本图经旧文”、“引据有征”、为“善史”看,是书所记亦信而有征。再之,滇之张叔,前明李修《云南通志》及《滇略》、《滇考》、《滇云历年传》、《滇系》及鄂尔泰等监修之《云南通志》均有所载,应有所征信。正如江燕、文明元、王珏点校《新纂云南通志》案语所云:“滇之张叔,非文翁所选之张叔也。前明李修《云南通志》及《滇略》、《滇考》、《滇云历年传》、《滇系》,康熙、雍正《通志》,皆载之,是必有所据。”^[6]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相如还报。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时邛笮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必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笮、犍、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幣物以赂西夷。……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笮,犍,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悦。”^{[7]3046}《汉书·司马相如传》亦云:“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臣妾,除边关,边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灵山道,桥孙水,以通邛、笮。还报,天子大说。”^{[3]3581}晋常璩《华阳国

志》云:“相如卒开犍道通南夷,置越嶲郡。韩说开益州,唐蒙开牂牁,斩笮王首,置牂牁郡。”^{[7]3048}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六云:“若水又径会无县。县有骏马河,水出县东高山,山有天马径,厥迹存焉。马日行千里,民家马牧之山下,或产骏驹,言是天子。河中有贝子胎铜,以羊祀之则可取也。又有孙水焉,水出台高县,即台登县也。孙水一名白沙江,南流径邛都县。司马相如定西南夷桥孙水即是水也。又南至会无入若水,若水又南径云南郡之遂久县,青蛉水入焉。水出青蛉县西,东径其县下,县以氏焉。”(郦道元《水经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由上几则材料可知,司马相如确曾至沫水、若水,桥孙水。因此,进一步增强了《滇略》、《滇考》所记盛览、张叔从司马长卿学赋受经的可信度。

二

《西京杂记》所载“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是司马相如在日常生活中所悟出的作赋方法和原则。“此赋之迹”的“迹”字,应是考核、推究而遵循、仿效之意。如《诗经·小雅·沔水》:“念彼不蹟(迹),载起载行。”毛传:“不蹟,不循道也。”^[8]《墨子·尚贤中》:“然后圣人听其言,迹其行。”张纯一集解:“迹,循实而考之也。”^[9]《史记·商君列传论》:“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跡(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7]2237}由“迹”为考核、推究而后遵循、仿效意可知,此方法为司马相如所悟出而后遵从之,即为原则。又可从“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句,知为其所独悟。又为何说是其从日常生活中所悟呢?据由“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可知。《管子》卷五:“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冻寒之伤,而女以美锦绣、綦组相释也。”^[10]《韩非子·诡使》:“仓廩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而綦组、锦绣、刻画为末作者富。”^[11]可见,“綦组”、“锦绣”为劳苦者作之,而富贵者享之。劳苦者、富贵者均了解之,即为常见之物。

司马相如以“合綦组”、“列锦绣”喻作赋之法,说明其常观“合綦组”与“列锦绣”之事,并熟知其法。他以此比方喻晓盛览,说明盛览同样熟知“合綦组”与“列锦绣”之事之法。不然,盛览则难明其喻。据文籍记载及出土器物所显示,西汉蜀、滇之纺织业已相当发达,纺织场面亦是极易见之常事。如《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博望侯张骞“居大夏时见蜀布”^{[7]2995}。蜀布能远销大夏,便能推想蜀地纺织业之发达程度。扬雄在《蜀都赋》中详细描述了蜀锦制作之精巧及价值之贵重。其赋云:“尔乃其人,自造奇锦,紵纁緋纁,繡缘庐中,发文扬采,转代无穷。其布则细都若折,绵茧成衽,阿丽纁靡,避晏与阴。

蜘蛛作丝,不可见风,箛中黄润,一端数金。”^{[12]214}而且在描绘蜀都果蔬花草时也以锦绣相比:“尔乃五穀冯戎,瓜瓠饶多,卉以部麻,往往薑柅,附子巨蒜,木艾椒藜,藿酱醢清,众献储斯。盛冬育荀,旧菜增伽。百华投春,隆隐芬芳,蔓茗茱郁,翠紫青黄,丽靡螭烛,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12]213}。可想而知,蜀锦当为精美华丽且为人们所熟知之物品。

纺织业在滇云地区亦同样发达,《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土地肥腴,……有兰干细布。兰干,僚言纒(苎)也,织布文如绫锦。”(常璩《华阳国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据张增祺《滇国与滇国文化》载:“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墓地各出土一件器盖上雕铸有纺织场面的贮贝器,……李家山的那件是1992年发现的,器身饰弦纹、同心圆圈纹、齿纹及云纹等,腰部及器盖两侧各有一对虎形耳。盖上共雕有10人组成的纺织场面,正中一人鍍金,双手抚于膝前,高坐在一个鼓形座上,一人手捧食盒跪其左侧,另一人执伞跪其后方,还有一人跪其前方,似被训斥或责骂,周围有二人低头绕线,四人低头用踞织机织布。”^{[13]111}“石寨山的一件比李家山的纺织场面更复杂,人物及陈设也多。据原发掘报告称:‘此贮贝器作铜鼓形,唯体积太小,有底有盖。盖上市2.5厘米—6厘米的小铜人18个,另有犬一,鸡一,案一。……外围有织麻布和从事其它操作者九人环绕,对面另有跪坐者四人。’上述图中,可以确定为纺织者共五人,其中一人捻线,四人用踞织机织布。捻线者身侧挂一布袋,袋内有物,当属麻棉之类。织布者四人均踞坐、低头专心织造,从图像上看有提综、打纬、引纬等动作。”^{[13]111}从这两个滇地出土的汉代贮贝器上所显示的纺织场面来看,当时的纺织场面已具备相当大的规模。故纺织场面及合綦列锦之事亦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习见。

可见,司马相如之所以要用“合綦组”、“列锦绣”来打比方,是因为“合綦组”、“列锦绣”这一操作过程及操作之法不仅为自己所熟知,而且同样为接受对象——盛览所熟知。司马相如充分注意到了如何打比方才能使听者有更好的接受效果。尽管“合綦组”、“列锦绣”之操作过程及操作之法同样为盛览所熟知,但其中蕴含的精髓盛览并未能悟出,对司马相如所论亦难以明了,故司马相如有“斯乃得之於内,不可得而传”之叹。因为“合綦组”、“列锦绣”并非一个简单的拼图制作,而在“合”与“列”的过程中充满了想象的智慧,不是常人所能为。司马相如对“合”的理解已上升到一个哲学的层面,这可能是盛览不及的地方。司马相如所云“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总揽人物,包括宇宙”与董仲舒对“合”的解释有异曲同工之妙。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云:“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

此其合也。”苏舆义证云:“合,即偶也。《楚庄王篇》:百物必有合偶。《易·系辞》: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左》疏引郑注云:二五阴阳各有合,然后气相得施化行也。”^[14]司马相如寓玄奥之理于常见之事物中,盛览或许未能深悟到此一层。故“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15];“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16]。无论从赋体还是从赋法上看,赋都是以纪实为主的。盛览既作《合组歌》和《列锦赋》,说明其定见“合组”、“列锦”之实,故而实述之。由此进一步说明了:盛览只见“合组”、“列锦”之实,而未能明白作赋之理;只得司马相如作赋之形,而未能得其作赋之心。由此也可侧面反映出《西京杂记》所记盛览问作赋于司马相如一事具有极大的真实性。

司马相如不仅擅长辞赋,亦通经学。秦密曾云“文翁遣相如受七经”^{[7]2999}。卓文君《司马相如诔》亦云“嗟嗟夫子兮亶通儒,少好学兮综群书”^[17]。其《天子游猎赋》中也蕴含着经学思想,其赋云:“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而正诸侯之礼,徒事争游猎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7]3104}又云:“于是历吉日以斋戒,袭朝衣,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游乎《六艺》之囿,骛乎仁义之途,览观《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騶虞》,弋玄鹤,建干戚,载云罍,揜群《雅》,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囿,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于斯之时,天下大说,向风而听,随流而化,喟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羨于五帝。”^{[7]3106}又《汉书·地理志》:“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时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笮马旄牛。……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无类。’”^{[3]1645}“南贾滇、僰僮,西近邛、笮马旄牛”,说明蜀地与滇云地区早已有交通往来,文化的互相影响在所难免。因此,司马相如以文辞显于世,“而乡党慕循其迹”,对滇云地区不可能不有所风动。再之,相如还蜀亦是一件颇为轰动的事情,“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7]3047}。同样,不可能不对滇云地区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在相如“桥孙水”时,张叔“负笈往,从之受经”的可信度是极大的。

三

由上所证,《西京杂记》所记大体为实,《云南通

志》、《滇略》及《滇考》等书亦“引据有征”，则司马相如对滇文士的经学及辞赋沾溉是可以确信的。由此，《滇略》所云“相如至若水，樸人张叔、盛览等皆往受学，文献于是乎始”，《云南通志》所曰“览与张叔开迤西文章之始”亦大体可信，则司马相如对汉文化之沾溉滇云实有筚路蓝缕之功。

盛览为牂牁名士，其对当地的文化影响作如何观呢？《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郑玄注：名士，不仕者。孔颖达疏：名士者，谓其德行贞绝，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18]名士为德行贞绝，道术通明而又隐居不在位之人，其在民间的影响力应是不可低估的。又《吕氏春秋·尊师》云：“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19]“名士”与“显人”并提，说明名士的影响力是很大的。《盐铁论·褒贤》云：“万乘之主，莫不屈体卑辞，重币请交，此所留天下名士也。”^[20]由此亦可见名士声名之重，影响之大。盛览既为牂牁名士，其在当地的文化影响当为不小。张叔因思变其乡不知书之俗而前往若水从司马相如受经，且归以教乡人，确有移风易俗之功。故，说他们“皆著名于益州”，“文献于是乎始”应是不为过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司马相如在汉文化对滇云地区浸染过程中所献的桥接之力。

（上接第97页）

2. 较低级层次范畴的动物词语同样出现，但所占比例较小

我们同样发现，在动物歇后语中，也出现了一些非基本层次范畴的词语，即较低级层次范畴的动物词语。例如：在“鸟”这一大类下还有乌鸦、麻雀、大鹏等，但是包含这些低层次范畴动物词语的歇后语数量比较少，如“大鹏”只占了1条，而包含“鸟”这一基本层次范畴动物词汇的歇后语有7条之多；“牛”的下位有“水牛”、“黄牛”，但有关“水牛”的有2条，有关“黄牛”的只有1条，而关于“牛”这一大类的歇后语则有20条。可见，在数量上，还是基本层次范畴的动物词语占优势。

我们关于基本层次范畴和较低层次范畴的分析揭示了范畴的另一个重要的侧面，即人类对于范畴的认识及头脑中最终形成的范畴体系是根植于人类的生活经验的。人类关于一些特殊的鸟类产生了许多歇后语，这正说明了人类对于鸟的认识比较透彻和全面，从而反映到了语言运用的层面。但同时，基本层次范畴在我们的认知中仍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其他的较高和较低层次范畴所不能替代的。

【参考文献】

- [1] 向新阳, 刘克任. 西京杂记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91.
- [2] 曹道衡, 刘跃进. 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3]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4] 何谷清. 三辅黄图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5] 纪昀.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937.
- [6] 新纂云南通志: 卷八[M]. 江燕, 文明元, 王珏, 点校.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7:184.
- [7]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8] 孔颖达. 毛诗正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432.
- [9] 孙诒让. 墨子间诂[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50.
- [10] 颜昌峤. 管子校释[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6:136.
- [11] 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412.
- [12] 费振刚. 全汉赋校注[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5.
- [13] 张增祺. 滇国与滇国文化[M].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1997.
- [14] 苏舆. 春秋繁义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350.
- [15]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136.
- [16] 朱熹. 诗集传[M]. 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80:3.
- [17] 严可均. 全汉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434.
- [18] 孔颖达. 礼记正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1363.
- [19] 许维通. 吕氏春秋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94.
- [20] 桓宽. 盐铁论[M]. 诸子集成本. 上海: 上海书店, 1986:22.

四、结语

以上，我们对动物歇后语进行了归纳分析，并在认知语言学关于隐喻映射理论的烛照下具体讨论了这些动物歇后语的始源域、目标域，发现了在动物歇后语中同样存在着隐喻的系统性，并对纵向和横向的系统作了描写，指出了这些动物隐喻大部分是基于基本层次范畴的动物词语。当然，本文还存在着不足之处，如只分析了一些具有共性的动物歇后语，对于有些比较特殊的现象并没有给出解释和说明。这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

【参考文献】

- [1] 陈永余. 民族民间歇后语[M].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5.
- [2] 赵倩. 人、动物、隐喻——从英汉动物成语来看“人是动物”的隐喻[D]. 西安: 西北大学文学院, 2010:56.
- [3] 岳辉, 李莉莉. 浅析动物隐喻词语的语言表达与语义系统[J]. 社会科学战线, 2006(1):304-306.
- [4] 蓝纯. 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32.